

睿克曼尼諾夫

亞谷

1892年，十九歲的睿克曼尼諾夫，作了詩劇愛麗柯(磐石，*Aleko*)，根據普希金的詩“吉卜賽”寫成。能夠聽到自己作品的演出，年輕人自然十分興奮。不過，更使他興奮的是，在最後三次預演的晚上，俄國最負盛名的音樂家柴可夫斯基(Pyotr Ilich Tschaikovsky, 1840-1893)在場。

柴可夫斯基同他坐在暗影中，問他說：“睿克曼尼諾夫先生，你喜歡演奏的節拍嗎？”

“不喜歡。”

休止的時候，柴可夫斯基清了清喉嚨說：“睿克曼尼諾夫先生和我，認為節拍應該稍為快些。”他的表達很有技巧，說出自己的意見，有足夠的權威，但尊重了作者。

接著，他對著年輕的作曲家，用大家聽得見的聲音說：“我剛完成兩幕的歌劇伊游蘭滋(*Iolanthe*)，只是太短些，不夠一個晚上的演出時間，想與你的作品同演，你不反對吧？”

豈止同意？他實在喜出望外：那是青年音樂家最大的光榮。

這頗有薪盡火傳的意味：睿克曼尼諾夫是俄國最後的浪漫派音樂家。柴可夫斯基在當年內就離世，未能照所應許的親自指揮演奏。

塞基·睿克曼尼諾夫(Sergei Rachmaninoff, 1873-1943)於1873年四月二日出生在奧尼格(Oneg)，在聖彼得堡以南，近諾夫歌廬(Novgorod)地方。他的先祖，從十四世紀，就是地主階級。他的父親華希禮(Vassily)，以為不宜以音樂為正業；是他的母親主張給他習音樂。

四歲的時候，母親就教他鋼琴。他的表現很出色，所以叫他在客人面前彈奏。

不久，有個教他鋼琴的教師奧娜思克雅(Anna Ornazkaya)，是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畢業的，發現他特殊的天才，建議他母親送塞基去聖彼得堡。只是那時他家的經濟情況已經不太好，就申請獎學金入學。九歲的塞基進了聖彼得堡。

不過，他的才華超越同班同學太多，使他覺得缺乏挑戰性，學得並不起勁，進步遲緩。他的母親為此擔憂，覺得徒費時間。經過她姪兒介紹，十二歲的塞基，轉到莫斯科音樂學院滋維若甫(Nicholas Zverev)的門下受教。

滋維若甫是嚴峻的教師。他選拔幾名最傑出的學生，寄宿在他家中，共住一個房間，共用鋼琴，並穿著制服。按規定，每早六時起床，練習功課。學生在音樂之外，還要修習語文，歷史，文學，並且要去劇院，欣賞音樂演奏。這批特別學生，稱為“滋維若甫幼徒”(Zverev's Cubs)。

睿克曼尼諾夫飛躍進步。他被選參加特別的作曲及和聲學課程，並鋼琴演奏。

滋維若甫把睿克曼尼諾夫的作品，拿給他的知己朋友柴可夫斯基看。那位莫斯科最負盛譽的音樂家，對他極為欣賞，成為他的贊助者和顧問。

1892年，他的“降C調前奏曲”，為這個少年音樂家贏得世界性的聲譽。他立心專注作曲，只在介紹自己作品的時候，才彈奏鋼琴。在這樣的場合，聽眾總是希奇，一位作曲家，鋼琴的造詣，能夠達到如此精湛。

少年得志，使睿克曼尼諾夫頗為自負。有一次，朋友聽過他的預奏，建議他在某地方稍作修改，他回答：“為甚麼？”竟然拒絕改動；只是在過後自承錯誤。同時，他也會缺乏自信。1895年，D小調第一交響曲，照例拿去徵求教師坦尼宜夫(Sergei Taneyev)的批判，坦尼宜夫指出其中的缺點；他不以為然，不願修改。另一位音樂家也說：“對不起，我不認為這樂曲很好。”

1897年，在聖彼得堡首演。新聞界對這莫斯科的新星，一致不予好評。其中音樂評論家柯宜(Cesar Antonovich Cui)嚴苛的說：“他把這樣惡魔般的噪音，來擾亂我們。如果地獄裡有音樂學院，睿克曼尼諾夫的第一交響曲會得頭獎！”

這嚴重的打擊，使他情緒低沉，幾乎放棄作曲。此後三年，他不曾再作嘗試，自己承認：“頭腦和手都不聽使喚了！”以後，終其一生，他不讓人再演奏他的第一交響曲。到他離世，才有人重組演奏。

那年，他接受邀約，任莫斯科一間劇院的助理指揮。在那裡，他認識了名歌唱家查理亞屏(Feodor Chaliapin)，成為一生知交。查理亞屏介紹他去見托爾斯泰(Count Leo Tolstoy)。托爾斯泰在1879年的重生經歷，差不多家喻戶曉；在當時的人眼中，仿佛是能起死人而肉白骨的聖徒，該幫助解決少年人的心理問題。他說：

我崇拜托爾斯泰。當走近他的時候，我的雙膝顫抖。他讓我坐在他旁邊，看到我那樣緊張，拍拍我的腿。他對我說：“你必須工作。你想我滿意自己？工作。我每天工作！”

這自然是好的建議；但在當時的情境，對失意的年輕人幫助不大。

1900年，查理亞屏再陪他去見托爾斯泰。睿克曼尼諾夫心懷畏懼，低聲對他的朋友說：“我的雙手冰涼！”查理亞屏唱了睿克曼尼諾夫作品的一曲低音。托爾斯泰說：“告訴我，誰要這種音樂？人們需要的，是平民

音樂，深刻的，或科學性的音樂？”這對於情緒低落的人，自然沒有鼓勵的效果。

那是由於托爾斯泰冷漠缺乏愛，而且希奇的未尋求聖靈和聖經指引。

睿克曼尼諾夫轉而求心理學家幫助，也試過催眠術。

時間，漸漸治癒他心靈的創傷。他寫了C小調第二協奏曲，成為世界最喜愛的鋼琴協奏曲之一，僅次於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協奏曲。

1902年四月，睿克曼尼諾夫與娜塔麗(Natalie Satin)結婚。新婚夫婦同又維也納，威尼斯，洛桑等地；他第一次聽華格納(Richard Wagner)的歌劇。

睿克曼尼諾夫素不涉政治。1905年的革命，帶來暴亂不安。為了尋求平安和作曲的環境，他於1906年，去了德國，長住約三年。1909年，首次訪問美國，在各地演奏。那正是所謂“鍍金時代”。他對美國人情的親切，深有好感；但於週遭儘談“生意”的庸俗氣息，頗感不耐。

1910年二月，睿克曼尼諾夫回到俄國。他接受了皇家音樂協會的副會長，管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音樂學院，是一項榮譽。他努力工作，建立了基輔音樂學院。1912年，他辭職轉任莫斯科交響樂團指揮。

次年，他往瑞士及意大利，演奏並指揮。客居中，他致力於作曲，由晨至昏，伏案不輟。成果之一，是據美國作家愛倫坡(Edgar Allan Poe)的詩“鈴”(The Bells)：金鈴，銀鈴，銅鈴，鐵鈴。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別演出。

睿克曼尼諾夫出身貴族，性向憂鬱，喜愛他莫斯科東南鄉間的農莊，在那裡安靜的度過春天。他厭惡1914-17年的歐戰。接著來的十月革命，是隨之而來的混亂。

1917年底，他受邀往斯堪地那維亞旅行演奏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四十四歲的睿克曼尼諾夫，只帶著一件簡單的行李，樂譜和筆記簿，離開了他所愛的俄國。1918年，他全家到了美國。

一個重情感的人，生活在“無心”的文化；愛理想的人，處在唯物的環境中，困難可以想見。

他離棄了祖國，創作靈感也離開了他。除了第三交響曲(1936)以外，他很少重要作品問世。他始終英語很差，但漸漸能適應美國生活，聲譽很高，收入也豐富；只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，永遠留在他所愛的俄國。

最後的羅曼蒂克作曲家，睿克曼尼諾夫時常懷念古老的白俄羅斯生活和哲學；“有痛苦和不安，原野和悲劇性的美，古老和持久的光榮。”

他愛祖國，但失去了祖國。他厭惡現代音樂，對現代音樂悲觀，但現代音樂的浪潮湧來，包圍著他。

1943年三月二十八日，睿克曼尼諾夫在加利福尼亞州好萊塢逝世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